

熙朝名臣實錄

歷朝名臣實錄叙

明興以來史職隳廢列

聖具有定錄於法臣事

獨有未備而野史雜出

草布之士不覺諱朝章

薦紳之偏不盡負史才
信身者不審於時勢見
少者不闕於大體修詞者
不當於故實甚乃步彙深
文恣臆實決所好生羽毛

所憎來瘡痛志人多少
濶疑典人不求備之意
泯滅泐於矣余惧其遠
文萃望從攷證爰取家
藏金匱石室之文名知碩

儒之製膽外而參訂之
雖王侯將相士庶人方
外編黃僮僕妾妓善
不備載者於揚善而
不刺惡而其中之甄別

去取似多而實正似嚴而
寔如以疎而寔毅似樸
而寔藻後學者欲以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退以以而
修身蓄德進以以而尊

主在民謀王斯國之大
端馭兵禦寇之宏器
班之具是編矣昔者就
孝作春秋為孝者諱
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是

以所見彙詞心間異詞以
傳少異詞而自許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
則自取余於亮錄義
以因襲詞學以忌諱棄

權衡破拘牽激歎闡幽
標新領異雅化龍一蘭
臺專力來一代史其高
我罪我亦惟春秋一指
耳李宏甫嘗謂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 三五五
帝不沿禮樂孔子之是
非不宜施之今日朱之渡
其以不能不熱且急矣

秣陵焦詒弱侯甫撰

熙朝名臣實錄目次

一卷

自序

總論開國名臣

二卷

金陵陳靜猷公遇

青田劉文成公基 子璉附

子璉別見七卷

建昌周顛仙

浦江朱文憲公濂

義烏王文忠公禕 子與孫

別見七卷

宜興吳忠節雲附

姑蘇郡公當塗陶公安 太

平知府李習附

御史中丞章公溢 子存道附

祭酒朱文恪公訥

司業劉子高崧

祭酒陶公凱

崔亮楊訓文附

尚書詹公同

子公微附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沆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鮑恂 余詮 張紳 貝璵 張長年 附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學士劉三吾

韓國公李善長

三卷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四卷

東丘郡侯花雲

鄧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
許知存 俱附

高陽侯韓成

濟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附

梁國武莊公趙德勝

南陽郡侯葉琛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吳大海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
共二十一人 附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弟通源 通淵 附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附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琛

宋國公馮勝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建文名臣紀事

文皇帝荅曹國公李景隆書

序建文名臣

齊泰

黃子澄

陳子寧

蕭用道附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達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徐凱耿璣

余填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趙諒

宋瑄

係宋族子

張倫

魯濟

馬宜揚本附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徐將軍盛統兵高命事宋參軍張郁統王太子王府校等附

黃觀

妻翁氏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迪

蒼頭侯來保附

侯太

茅邦存附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屋

六卷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盛希年附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楊璉房安

附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楊福附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燊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沈壽康附

胡子義

林家猷

鄭居貞

七卷

姚善

錢片王賓韓夾
俞貞木附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顧伯瑋

胡先侃有爲弟玉友晏壁附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未壽等二百九
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失名

盧振

牛景元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伍性原陳應宗於
玉鄒君默曾廷瑞

呂賢

附

王省

子積女靜附

高賢寧

儲福

母韓氏

妻范氏

附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郎御史給

舍四十

餘人

雪庵和尚

杜景賢附

河西傭

莊浪

魯家

附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王詔鄭傳附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王紳

王禕子徐附

宋擇

八卷

太史蹇忠定公義

太史夏忠靖公原吉

太史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李任 劉女

顏福 蔡顯

劉順 杜勝

徐騏 劉子輔

易先 陳麟

何忠 馮貴

馮智 侯保附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湊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榮國忠靖公姚廣孝

袁珙 李友直

顧士 附

張信

奉亨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忠襄公郭資

尚書宋公禮

金純 信國

周長 蘭芳

潘叔正 附

許堪

張

河間忠武王張玉

東平武烈王朱能

定興忠烈王張輔

鄴國忠武公薛祿

鄖國襄僖公張信

廣寧侯忠武公劉榮

十卷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金切
孜附

楊濟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黃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靖遠侯王忠毅公騏

蔣貴附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毅公鏜

石亨附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穎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信

十四卷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壘

錦衣牟斌

總兵楊銳

咸寧侯仇鉞

太保武莊公楊震

都督馬永

都督沈希儀

都督俞大猷

都督同知萬表

都司戚景通

子少保繼光附

十五卷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偕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牟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良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大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尹吳附

太子少保李襄毅公乘

太子少保崔襄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後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徐廷璋 馬文升 附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管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朱英附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珮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弟鴻漸 段堅附

副都御史陳公鏞

弟欽附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附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少保王襄毅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都御史顧公佐

師遠向
瑤附

都御史軒公覲

周新
附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薛祥薛遠
附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陳祚
附

祭酒陳公敬宗

楊鼎
附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司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千戶龔
遂榮附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張聚
于薰
附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藩禮胡拱

辰王琦李崙朱裳
孫霽陶琰 附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聘君吳公與弼陳海維附 陳文恭公獻章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附

莊定山公泉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副使丁公璣

吏目鄒公智

御史陳公茂烈

祭酒蔡公清

儲文懿公瓊

二十二卷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馬汝驥王道穆孔暉附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孫德涵德溥附

王心齋公艮

子璧林春附

董蘿石公濤

子毅附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侍郎殷公邁

諭德張公元朴

侍郎楊公起元

二十三卷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懋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觀察楊公瑄

子源附

少卿黃公鞏

陸震張英何遵等十三人

尚寶何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遠

修撰舒公芳

楊忠愍公繼盛

張翀附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高彬附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陳圭附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趙公祥

洪公祥

庾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弟縉附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員外杜公環

樂公杓

弟稅附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鄭公士利附

高公謹

汪公瞻

夏宗顯附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娼邵金寶

二十六卷

詹事曾公榮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徐頌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高叔剛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叅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附

二十七卷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鍾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燾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熙朝名臣實錄卷一

秣陵

焦竑

輯

虎林

柴應槐

訂

楊爾曾

梁杰

校

臣焦竑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
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
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
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
而樂爲之歿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
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歿事者之
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
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
則知當時歿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
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卑弱子與

非夫、耿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榆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賊被圍、元帥將賈魯歿、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旣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典等、二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

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典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典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濠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拜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赤，英赤。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而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廉、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

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

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

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

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

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

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

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

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
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
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
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斬州人結義兵捍
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
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
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
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歟生惟
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
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

六是以收擒人才爲先著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
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
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遇人善用雙
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
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
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歿則歿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賊。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橋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蕪贊玉
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
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
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謂上于金華曰方
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
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
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
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
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
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

天祿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慶
以福寧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
光徐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
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
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
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顛沛縣人有勇
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
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
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宿州傳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
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遠迎，謂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故縱之，使偏師緩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寶融李勣事褒之召眞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滌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典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崛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號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富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歿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丘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慙而

率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寨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州虜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警，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鬪，彭中流矢。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與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與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與遂繼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微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與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與悟，乃稍信用。帝子與以名號徵，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率而攻，表子與爲寢，會滁饑，子與會諸將與謀所向。帝

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
何、涼、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
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于、別、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
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旣、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
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
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

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
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
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鑿然北面其長者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爲不利
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
谷諸王二帝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
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
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
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弁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典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滌陽王者議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殞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滌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

以四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再成戰不利，陣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數。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

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

城、中、守、備、卑、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

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翌、

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

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

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

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

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旣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舜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
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人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

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收。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

秣陵 焦竑 輯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異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埃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旣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

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

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

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

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

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今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上之寵禮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

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

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

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

曰：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敦學博

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

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

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

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爲春官，杜敦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敬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沈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選總管府
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
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
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
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
矣既見上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
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
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
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以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
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
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
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
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
攻其城。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栝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邠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起之至其所則空壘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藉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美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函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感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加僂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竄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選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遽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軼破犁犢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異。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

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

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驪之

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

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

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郎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以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旣闕事、蓋旣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蟻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衛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浚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
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
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然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息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
次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

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
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
上毋今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聞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

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

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

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

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占事

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

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文成不死矣成功不居從辟穀

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

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

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鷹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鷹嗣爵未幾。旋卽隕世。祝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參。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壽。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寔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己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己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祕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患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鴈。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胎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那文章傳世可謂于古人豪或疑公速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令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暹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枝耳，而烏足以禦先生與。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兵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騰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蠱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熾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
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
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
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
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
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
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
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
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賊中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海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酸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卽今人上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
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
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
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
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
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
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
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

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

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

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

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

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

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上嘗強公
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
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
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
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
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
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旣行數日，上問公子璉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

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待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卽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恪
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璉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愷恪
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
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贄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
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
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卽宜疏列其事言屬國
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
作乃敢作臣等旣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
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卽爲私交願聖上頒降撰

文而令來使齋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 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卽歸而卽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夙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稔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
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篬
傅恕王鏊傅著謝懋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藏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紆、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

代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鞭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

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行人，

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是、大、湖、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旣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
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
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
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
卽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
者。公曰。民爲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
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
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
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盧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 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管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卽斬惟淵以徇。温州平請朝。京師上

曰卿在邊良古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
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
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
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
然閩中尤服李文忠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
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
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
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
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豈直恃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

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恠。卽禮官

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

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闔，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

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闔，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

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闔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

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賢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詆靡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

嘗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
與教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
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
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
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
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顥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
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
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錐磔
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
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燦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燦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
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
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
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
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
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
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邁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千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
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
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
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
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
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
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
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

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
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委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
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與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
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
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
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
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闢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
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三年論公
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
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
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諭公曰占人文章如典謨
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羅
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
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檄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監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權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朱訥同修大明
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
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
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
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
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
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
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
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
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真

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詩。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

涇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

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

爲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
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
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
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
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
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
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

儒達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鄉。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艾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

初復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論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舉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泊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邱博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

能裁定得公一算書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乙丑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起丕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獻滄溪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旣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謾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

李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典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謝。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於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頭首遷爲叅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笑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鬪，狹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典

中流言內旋。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

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

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

子禿堅樞密，糾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

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

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歷歷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

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

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

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戒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

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上曰友
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
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授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
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
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龜
叅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
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旣復
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黜若

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

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

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

亡筭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

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以卽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 四

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爲皇

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

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

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

中書令也於是議制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

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一切一息一見

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平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

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一易一下獄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仰謀之中丞基左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
平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
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
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
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
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
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爲羣收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宜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鞠伏其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恠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歿時費聚已前歿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歿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

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

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

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

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夙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夙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夙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歎言之無益所願陛下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鄴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鄴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鄴侯獨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親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外，臚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哉！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於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矣。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減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